

衍南文集卷之二

宣城吳肅公晴崑

論

蔡朝吳論

楚靈王無道，國內亂，子干子皙棄疾帥陳蔡許葉不
羹之師入楚，楚子死而棄疾又殺二子，遂得國自立。
是爲平王，先是靈王滅蔡，以棄疾爲蔡公，故三公子
皆由蔡起。說者謂三公子之能用蔡也，不知蔡實用
公子也。何以言之？是舉也。觀從朝吳爲之也。朝吳者，



蔡人也。且夫君父之死，卽甚頹寔，未有不拊心飲恨者。也是故國破家亡，族社爲墟，往往一二才人志士，思起而復之，特患乘之無其隙耳。紀之於齊，藉手於齊，以報高見，亡國之裔，身爲男子者，哉靈王執殺蔡侯，而滅其國，殺七十餘人，又僇用其太子於社，此人臣之大痛，而朝吳者所不共戴天之仇也。觀從又以父死怨楚，事朝吳於蔡，是人必有同心共矢，夙夜兢兢而思報之者矣。雖然，楚不破則蔡不復，雖然，蔡無人焉，計莫如用楚以破楚，雖然，棄疾懷安且亦仇。

也。計莫若用子干子皙以撓之，是故僞命以召二子，而又僞盟以遣之，蓋蔡之民弗與也，則兵弗集也。夫民之蚩蚩，有以喘息其俗，而遠於刑辟，則苟而可而宗廟之有，亡志士之善略，無與焉。蓋自古然已，况楚滅蔡，而以棄疾君之民，方創於難，而劫於威，非激而用之，其誰與我。計莫若愚之以騎虎之勢，迫民果弗與也，而棄已盟，子而遣之，故已失矣，而軍已成矣。民斯無如何矣，朝吳乃從容一言動之，曰：「二三子若能死，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

濟所欲嗟夫。良死者民之情。而曰安定以易之。伊誰弗欲。所謂批郤而中其背。繫焉夫。然而民可得而用。而事可成也。已。觀從之所爲。吾謂皆朝吳教之也。及平王景侯之子。而蔡遂復有其國。故曰楚以蔡而破蔡。用楚而復。而朝吳觀從之計得也。他日費無極害朝吳而詰之曰。朝吳在蔡。蔡必連飛去朝吳。以剪其翼也。雖讒人之口而得毋已。稔其衷乎。陳勝吳廣之起也。會秦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而大雨失期。勝廣激其衆曰。公等失期。當斬。衆懼乃從之。破秦。唐高祖起晉陽。使劉文靜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以歲暮擊高麗。由是人咸恟恟。悉爲高祖所用。曉令舉大事者。不因其民畏死幸生之情。而用之。吾未見其有濟也。

何以知朝吳謀復蔡。只從當日情形。縣空推出其教。觀從皆所謂想當然也。然亦微矣。真奇文奇識也。按說從初盟于下。皆以襲蔡。後又勸殺棄疾。蓋棄疾滅蔡有功。遂爲蔡公。故並仇之耳。

魏水叔

子產論

小人之難去也。所貴乎謀國者。時其緩急之機而已。世之君子。因衆怒所憑。罔不急欲去之。而小人者。勢不可以卒去。則反以中其身。而禍延于國。不少矣。於是或爲調停。隱忍之術。夫隱忍調停。君子所以妙其用于必勝。而非以養逸。縱患爲也。故夫急之爲漢唐之宦官。而緩之。或爲唐之三思。元祐之呂蔡。豈不均。可恨哉。子嘗有槩于子產處子皙一事。徐吾犯之妹。子南既聘之。子皙強委禽焉。子產執政。而告犯曰。惟

所欲與似莫可如何者已聽婦自擇適于南矣子皙
 蔡甲攻取傷而歸其屈直易知也乃子產以罪在勿
 賤執而數之以奸國大節者五而放之于吳今夫買
 貨于市輸值而得貨則同買者不得爭况妻子乎謂
 勿賤之拒長貴為奸紀也則士庶備賤亦孰能保其
 室者又從而黜之使不容子產而黨亂人則可耳且
 夫鄭故嘗斷斯獄矣游販奪人妻而而見殺子展廢販
 子而名殺販者復其所戒游氏使勿怨焉彼其貴賤
 相去傷與殺之相懸則更殊矣曾謂子產為政不及

子展哉此吾所大惑也然則子產何以然于鈞之努
 引滿而注之度弗中機弗發也捕虎以阱不敢激怒
 之而必先之餌子皙殺良宵盟薰隧奚啻虢虎是未
 可與爭而于南其人必猶可以相折而又意滿于美
 妹之獲何郵夫謬數之虛詞珍之至則匿之恐不遠
 耳而不然者誓之潘恣而于南敵之固不若取所奪
 之之易必至于戈以相等而子皙之恃既不可使勝
 又不應使子南殺之殺之則國體傷子產蓋熟籌之
 矣計莫若辟子南以狙子皙待其戮而殲之不難其

始告徐吾犯日。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嗚呼。是可以識矣。及其將為亂也。乃自鄙乘遽而罪之。而尸之。夫然後知子產之隱忍而緩急之機得也。當其放子南而問諸大叔。即大叔以周公放管蔡為擬。而子南弗怒。意必有陰相為喻者。蓋調停之際微矣。夫大叔固游氏宗。而子南之與也。吾嘗以謂君子之去小人。有自固其鄙以攻之者。平勃交驩是也。有携其與者。王允之用布是也。有急之故緩者。子產是也。有陽合而陰圖之。溫嶠是也。謬而給之。促而乘之。酈商之于呂祿。

王曾之于丁謂是也。夫不崇朝而去之。無遺憾者。舜誅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而已矣。

鄭殺公孫黑。子產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比弟爭室。薰隧之盟。女嬀君位。云云。子產何嘗一日忘子。曾哉。從此說入。可謂審時度勢善識。古人用心當與裨大夫論盟。金無。

貫穿今史。故能推見委曲。正德朝韓謝諸公去。奄黨。擊持之。反為所中。天啓時移官之獄。過激而忠賢得乘其間。皆擊之。無術也。高新鄭謀去馮保。尤

行南文集 卷之二
質質矣後之秉政去小人者當以子產爲法

孫子

立

趙盾論

上

晉趙盾弑其君學者多舍經而信傳歐陽子折三子之曲說而取信于孔子卓矣夫蚩狐目擊之而孔子千古大聖人也雖然歐陽子所以案盾者亦有未盡也今天斷獄者有爰書焉有簿牒焉爰書具矣而或者疑之則必徵諸簿牒之詞事之實著者而反覆之以爲左驗否則不足以昭罪惡之情形而垂弑逆之案嘗卽其事覆之靈之立非趙盾意也盾迎立公子雍特偏于穆嬴乃背先蔑而拒秦師耳靈公子母間

能一日忘盾乎而盾機智人也霧一日不忘盾盾可
一日安乎秉國政帥中軍與其主不兩立之勢也魯
莊公之疾欲立子般叔牙謂慶父才遂有鍼巫之醜
鄭成公執于晉申叔欲改立君鄭伯反國申遂見殺
夫申爲國紓晉患而牙所議者儲君也然且不免是
故我基于人人得志而不思我報者天下無之靈公
之殺盾豈待麇之賊葵之嗾乎殆哉岌岌乎盾也盾
之備之久矣蓋至此而騎虎之勢成矣穿特其藉手
耳鄭子家高渠彌宋華督皆見怒其君而先發焉者

嗚呼盾不爲三子則叔牙與申而已或曰宣子賢大
夫也靈公不君而驟諫豈弑逆者鉏麇彌明靈輒爭
爲之死不賢而若是乎子曰不然驟諫者非大臣之
道毋乃欲聲其君于國乎且夫列國之卿懷二心于
公莫不樹黨以結死士晉欒盈齊田常皆是也故史
記于盾之死猶有程嬰杵臼其人者然則又况于穿
其手足之親乎左氏傳書趙穿攻公子嗾葵之下係
之曰宣子未出竟而復明乎辟嫌而出以待其成也
又益之曰宣子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明乎

發縱而復以尸其事也猶董狐語也然則盾之情形著矣夫左傳者邛斯獄之簿牒乎吾特表而出之以補歐陽子所未及其引孔子謂宣子爲法受惡而惜其不越竟免也是則曲說不足信也已

按國語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之公曰謀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違民則也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備鍾鼓以聲其罪由此觀之宣子可謂明于大義矣夫于鄰國且然而于本國無討

賊之一言何哉或曰盾將弑其君故假宋以示義于君且以欺于國人也將毋然乎屠岸賈下官之役其言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然則豈能欺國人乎

自記

行文峭直刻淡如老吏斷獄吳次尾樓山集曾亦有論畧同此意而精警詳覈覺大迥庭矣

孫子立

趙盾論

下

或曰趙宣子名卿也律以春秋之義則宣子終不得
爲賢大夫乎予曰宣子才而險抑亦天資刻薄人也
諾其君而食其言苟息不爲也宋趙普寒金匱之盟
士論試之普寒盟于太后之亡而宣子曾不穆羸之
慮乎先蔑之使秦也苟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
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則是宣子之智不逮苟伯亦遠
矣穆羸雄婦人也不則靈公其廷美德昭耳吾以是
知小人之術二趙先後一轍也然猶曰國利長君也

其迎雍也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而必要而殺諸郟
不可以已乎是與仇士良之殺陳王成美安王浩亦
何以異以非已意所欲出也故曰天資刻薄人也始
負穆羸既畏備而反之始遣先蔑既而背之始利秦
援旆而寇之潛師夜起反覆變亂于俄頃之間以有
令狐之捷吾故曰才而險也異日以八百乘納邾捷
苗易儲之謀又施諸鄰國乎或曰賈季奔狄宣子使
史駢送其帑是則可謂長者子曰果同官之義乎是
荀林父之待先蔑也然而賈季固宣子所心忌焉者
何以知之季將中軍而盾佐之而陽處父黨趙氏以
盾爲能而上之賈季怨之遂使人殺陽伯夫能殺陽
伯獨不能殺盾乎今夫奪人田宅以與其所好奪者
其仇矣而受之者能安享乎彼含憤以伺而此必馳
馳而預防之矣是故盾之于賈季猶夫其于靈公也
盾奪公位與于雍而未遂陽伯奪季帥與盾而得之
然則賈季者毋乃宣子所急欲去焉者乎其送帑則
奈何夾之免史駢受僂于賈季盾之所知也因其怨
而用之而使駢也得逞其私而陰以除吾所疾不然

送帑庸乏人而必駢也使而史駢之人果欲盡殺其帑乃駢不欲以私害公以怨益仇也而釋之則非盾之所及料也已君子謂史駢于是乎長者而豈盾之謂乎嗚呼吾安知宣子之必出此乎抑安知宣子之果不出于此乎君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宣子故所謂才而險人也

議論引据在東萊文定之間而筆情變化則大小

蘇兩驂雁行矣

劉去瑕

歷數宣子負穆嬴背先蔑禦秦師使史駢諸事愈

見弒君定案無可躲避前後二趙合論証佐天然

孫子立

宋子魚論

曹子臧吳季札宋子魚皆以讓著于春秋而論者獨謂札不當讓秦伯讓而周興札讓而吳亂吳子曰不然秦伯不讓則周不王札卽不讓何救于吳公子光王僚亦曹之負芻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子臧去之光餘之攘殺事雖未形以札之智探微測隱于異代之興衰列國之情形而庸特于家庭骨肉之際哉札不去則禍起于懿親區區次及之遺命足恃乎蓋嘗論之貪目之私與一身之禍患兼所惡也則兼所

安避也廉讓之節與先君之宗社兼所重也則兼所當惜也是故秦伯尚矣讓之以求仁而無損乎宗社者夾齊是也讓之以鳴節無救于宗社而可以免身患者子臧季札是也宋子魚者可以無讓者也何者蓋父聞而蔡仁無子光負芻之勇而實不足以磨宗國之寄方桓公疾而讓子魚父命以長夫寧不可與其以先人之民社而付之昏亂而幾倖于不亡孰若以身任之爲無奈也哉襄公昏德泓之敗不亡者倖耳且夫次盟之社鹿上之盟孟之役子魚灼有以測之而惴惴乎禍敗之及何啻吳札胡先幾不及此毋亦矜廉節而輕宗社乎哉或曰襄之始讓僞也故弗承爲左師以相之亦以憂宗社也雖然用鄩子盟鹿上盟孟皆退有後言而進無拂諫又何歎泓之諫亦無及已商上舍微子而立紂以至丁亡然微子嘗數諫而後去嗚呼若微子者抱宗國之痛而莫可如何者也

貞子魚可以無讓貞其無拂諫耳得微子一証更醒章法本之大蘇而突兀處則全似孟子

查二瞻

好名之患致忘宗社因其不能諫責其不必讓持

論極正極平筆力直追西漢

吳與可

鴻門之謝

漢高之謝鴻門非項伯必不免唐荆川謂其不可者
三繫如項羽能必其不我繫乎親如項伯能不我欺
乎亞夫之算無遺策能必其不見用乎有一於此帝
其殆矣鴻門之謝非計之得也倖也予曰不然此帝
與良之智也羽雖暴小不忍人也項伯夜見良非見
帝也果其欺易不詐與帝和而傾以實告耶增雖無
遺策然不能勝羽之不忍可知羽又素不信其臣者
也以帝之知不見及此乎良之知不見及此乎且夫

兩軍對壘。小不敵則持之。大不敵則屈之。小之於大。卑已行成。弱之於強。單騎見敵。其常也。沛公兵十萬。稱二十萬。楚四十萬。稱百萬。力之不敵。遠矣。而羽又怒之者。一聞沛公先入關。怒。一也。關門閉。英布攻而始破之。怒。二也。信曹無傷之言。怒。三也。以暗啞叱咤之氣。而藉百萬虎狼之威。亞父又左右趨之。業饗士。日日來擊。始故岌岌乎。計惟有以柔制剛。以弱事強。庶幾其免耳。苟稍自良。庶不急急於謝焉。知其叱咤之氣。不以其逞關中者。先之。霸上乎。此其幾間不容

髮子房蓋籌之矣。後世若郭子儀之見葉葛羅。用此道也。雖然。吾猶疑焉。項伯越壘而夜見。其不以泄軍受僇何也。此亦足知羽之疎於軍法。而非漢敵也。明矣。一聞伯請而向之。怒者解矣。一見沛公而向之。疑者消矣。故曰羽雖暴小不忍人也。增雖智無以勝也。是豈惟帝與子房知之。項伯家庭之際。固已深燭其肺腑。而知疾風暴雨之不崇朝也。不然伯不虞見誅。亦寧獨無忒敵嫌耶。若曰虎尾不啗沛公。亦倖耳。噫。略如沛公無倖而全之策。知如子房無有擲沛公而

孤注之者也。

議論足破千古之迷應是子房一流人物 吳香來

子房佐沛公一行倘無成見未有不致敗者後此

學汾陽單騎見敵輒為人虜蓋不審時度勢而効

古人之所為悲夫 曾正山

四皓論

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子房計卑詞厚禮以致四
 皓卒定太子論者疑之四皓者帝嘗欲招致不得者
 也。不為帝用安肯從其子舍英主而事幼弱所必不
 為。謂帝善罵義不受辱從其子怒且不測罵何可得
 哉。於是爭以為皓者古衣冠見而通姓名者實皆子
 房賈為之不然高蹈遠引安不役志於物而寧是卑
 詞厚幣之足動也哉。賈之而帝驚以為真也。漢廷諸
 臣莫覺也。而隱然羽翼之成斯子房之用奇也。噫是

言也。亦何闇於識而疎於讀史乎。亦何視四人之高而漢君臣之陋乎。嘗讀留侯傳。四人既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帝欲將太子擊英布。四人乃令建成夜見呂后。泣請於帝。十二年。上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子房叔孫通諫不聽。四人乃因宴侍太子。見帝通姓名。云云。是時從太子者二年矣。苟其贗也。日時之久。京師之人。諸侯王賓客耳目之衆。能必其無洩乎。况帝何如。上山谷之上。閭閻之叟。口曳履殿陛。咫尺天顏。有如詩張失錯。應對不倫。則禍斯烈已。是子房特

兒戲之術。徼倖行險之爲耳。豈萬全之道哉。初。帝欲將太子也。四人相與計觀其語。亦非庸庸者而豈其贗乎。故曰疎於讀史也。然則四人者。果何以出歟。曰。自周衰以來。天下之無高蹈也久矣。愚謂四人者。特戰國善策之雄。帷幕游談倦而休。老羸項之際。脫危機而踰首岸。谷其心木。嘗不欲出而一售其奇。而子房者。其素所嬰結者也。故相爲引重。後人不察。遂以高蹈目之。豈其然乎。且高蹈之士。潔身獨善。帝所疾爲腐儒而不足與濟天下事者也。雖負有時望。亦安

肯招致之。卽爲太子而出。亦不望之。而驚遂以爲羽翼之成也。抑不惟帝吾知子房。亦斷不與之友。何則。子房一策士之雄耳。其君臣之際。惟才略智術相與。以有成。而豈高潔之是慕哉。司馬公疑子房爲子植黨。拒父所必不爲。夫子房迫於建成之功。知設奇制變。用此上老人之教。豈區區儒者之見哉。而厚期之以儒者之道。亦迂矣。雖然。事之有無。吾不得而知也。人之真贗。可弗辨也。何則。太史公固好奇而不衷於道者也。

四皓目爲高蹈。千百有餘歲矣。一番辨駁拍案稱

快。非書破萬卷。識超千古者不能。屈錦山

人看四皓太高。看子房太秘。遂以出者爲贗。揆之以理。稽之以史。至謂四皓等策之雄。與子房要結相引。重真洞徹幽隱之見。策士不屑儒見。不取高。而是其本色。何必爲子房回護。一結總歸抹煞。又

奇 吳武宗

續劉民長韓信論

予友劉民長著史論數十篇皆詳確蕩跌其論韓信王齊獨以爲漢有天下之本所以弭燕趙諸國之亂蓋齊國詐僞反覆而田橫五百人尚在信又素爲齊人所侮苟釁起不測則身危身危則漢不漢矣請王者以鎮不逞者之志而以折慢易之心惜其長於料敵而拙於謀身也吳子旣讀而善之復論之曰信之下齊而請王也人謂其功高氣溢故托於鎮齊之說以要漢而莫知其爲有天下之本也高帝良平之許

人謂其以齊啗信消其觖望之萌而俾之爲漢守而莫知其足以弭燕趙諸國之亂也甚矣有識者之少也嗟乎此其機獨信知之耳知之而效忠於漢急急焉以請而忘其身謀若曰此安危之本而非已則漢之諸將端未有能寄其任者然曾不嫌於居功而慮疑忌之及者何也信豈真庸曠而拙於身謀者哉信人傑也以窮賤困辱之身世莫肯與伍一旦遇英主舉之大將而委之重權身顯名立可以盡其所得爲此誠士之知己有心者所樂得而死之者也故信之

於帝其感之也篤感之篤斯其報之也誠報之誠則不暇計其身者情也况以帝之智恢宏大度而顛倒豪傑以中其心者固已多術矣而信天資豪邁遂委心而嚮之故他日曰漢終不奪我齊也武涉蒯通反覆累日而終不忍背漢吾故謂感之篤而報之誠也夫人卒反復直陳其利害而不傾而遽於破敵成功之始遂自防其疑忌之生必不然矣而謂其闇於居功之道乎且夫古者居功之士誰不急急於自見哉乃高帝之於信則才之也至而畏之也深吾於其詳

稱漢使晨入趙壁而奪之與其更易諸將而知帝之
畏且疑也非一日矣而信仁人也一漂母之飯不忘
而忘帝乎然則帝亦可謂不知信者矣

劉民長獨以王齊爲有天下之本茲又推出感恩
任事之心長樂鍾室之冤益深痛恨

吳祇若

周昌

漢高憂趙王如意之不免也用趙堯言以周昌相趙
其言曰昌堅忍質直爲昌后太子及大臣所敬憚此
人器也后之蓄志而欲剗刃於如意之日久矣昌之
見憚昌后非有幾智奇傑之才也而后之鷹鷂詭戾
雖韓彭人傑縛之若雞斂然而况鼓掌間一嬰孺乎
昌之行行其能寢昌氏之毒而拒其鋒必不能矣卒
之漢位者三反而昌無奇策也不過令王稱疾毋行
而已是其所以爲堅忍者已耳當是時趙王能終無

行乎。王行而昌繼之。未幾而王死矣。使王無行者。后以校持漢節。聲亢逆之罪。以尺組繫王。而王僂而昌族矣。安在其能全趙乎。堯之言。高帝之聽。皆非也。雖然。堯故以計去昌而代之位者也。詭以效忠於帝。而帝不察耳。晉獻公之屬嬖子荀息。荀息死之。君子議之。謂其長君之惡而成國之亂。夫人臣輔儲。固有道矣。然則昌宐何如。曰。廸之以義而已。修已而不責於人。則免於難。是里克之言也。太史公曰。周昌木疆人也。信哉。

趙苞

趙苞之事。論者衆矣。皆未爲義之極也。程子曰。不得已而城歸之君。身歸之母。吳子曰。果爾。是兩全也。何者。趙苞之有。且何道而使城歸之君乎。邵二泉曰。身可降。城不可降。必有所托。烏圖爲不可破者。而後可爲。苞計者。守而不遽。賊毋其全乎。吳子曰。是猶程子之說也。賊所欲者。城耳。苞降而城守。賊意未厭也。逞其咆哮。則母子俱僂。且止。又安所托。而圖爲不可破乎。若守而不戰。賊挾母以攻我。且僂母以挑我。未可

知也。空同子曰：不戰而死可也，不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心之無解也。而盜亦有道，或感而動焉。吳子曰：是揖讓以馴虎狼而怨艾以感盜賊也。我死則城誰與守？是喪吾身仍喪地也。或母痛吾死而身墮三夫之也。又曰：昔盜欲犯樂羊子之妻而先劫其姑，妻操刀自刎，盜舍其姑，惜苞之爲母而不如樂羊之妻於其姑也。噫！之說也，其謬尤甚。樂羊妻之被劫，以色也，身死而色墮，盜絕辜矣。苞死而城土在也，府庫在也，其足以彌寇志乎？凡此諸說，皆欲爲兩全者求兩

全，必至於兩傷。君子以徐庶爲得之，或曰：庶無城守其去易耳。夫徂於城守，斯紛紛之說所爲戾也。堯以天下與舜，舜竊負而逃，而敵屢大卜克之，托不以易吾父也。善乎！方正學之言曰：君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均吾身，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所守者，漢之君，不以此乃存也。棄身以全城，與全身而棄郡均之，非義不若。東月之尤甚，是於義者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噫！此可以斷苞已。苞爲不知變而尚論者，又失

於拘牽安在於精義乎史云苞到官遣使迎母妻備鮮卑入塞鈔劫之以擊郿然則賊所欲者財帛耳豈土地哉夫寧獨無以厚啖之乎卽曰爲城守也晉周虓者非歟虓爲梓潼太守符堅邀其母妻而獲之虓遂降堅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个奈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堅乃止君于木有以虓爲非義而以失守封疆罪之也此又可以斷苞已抑虓毋見堅箕踞呼爲氏賊復謀襲堅堅不殺幸堅賢耳萬一遷怒吾母亦死是不如弗降之爲愈也然則虓猶有未盡者蓋未有集義養氣之學而徒以忠孝自失此仁至而義盡之難也苞之歐血而死亦幾於楚象矣

括表學論精義乃見并論周虓失處學有本源

吳

人倫事故其變無常惟天資獨絕者乃能合道精
氣執中不必定兩全也尚論不能允當况倉卒身
遭之乎嗟乎爲苞者亦良苦矣

弟聰

茅容

茅容割雞啗母而蔬食供客郭有道賢之金壘子曰
茅也賢則茅母不陶母也陶母不愛其髮何有於口
腹又曰漢尚辟舉浮僞流競之事或有拂心詭理以
中有道者噫之言也何厚於待茅母而苛於責容也
哉一似憾容之不能成其母爲陶母也者夫使母誠
陶母而無以成之則容有過矣庸詎知其母之果陶
母乎人皆有母不能望其必陶也抑不必陶而始謂
賢也夫母不陶未足損吾母而爲子者斤斤焉奪其

以倍其將而將特稟承焉。若項羽之戒曹咎於成阜。光武之物吳漢於廣都。則可耳。敵於懿蓋委心以聽之。久矣。而豈足之謂哉。戰不戰懿得專之。敵何有焉。雖然懿之請戰。何居乎。謂非請也。蓋密以教敵矣。非示武也。而沮武矣。其請之若曰。是不可一戰。戰則敗。以君之靈。假我以日月。則破其軍。可以萬全。陰以速毗之來。而假杖節以固軍心。藉君命以弭衆口。明其不欲戰者。君也。非我也。而巾幗之辱。亦聊藉一浣焉。懿真謫矣哉。雖然懿非欲待天時也。非以修戰備也。又非欲棄之而還師以圖後舉也。然則堅忍以相持。則奈何。曰。懿倖亮之將死也。亮之死。懿何以知之。而倖之曰。食少事煩。其得諸使者之言。稔矣。無以勝亮。而姑緩以需。以俛倖於其斃卒也。大星之隕。固懿意中所逆料。而期之者。豈謂懿不能料死乎。豈惟懿亮亦自知其不可以久存也。固請出師而急以挑戰。彼此洞然。如同手之對奕。相持而不相下也。而亮亦竟死如所料。噫。豈非夫人主不善將將。而聖勃以促之。期限以要之。際垂亾之運。而當方張之寇。欲

無敗亾得乎。惜乎賢主之躁。曾魏叡之不若也。

料懿情事。信如列。看排。真處似蘇氏。

曾止山

司馬孚論

司馬孚枕尸哭高貴鄉公。奏推主者陳留。就金墉城。孚拜辭。隕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死而遺令。稱魏貞士。味其語意。若深嫉夫懿父子之所爲。豈非一門之內。貞邪岐向哉。閔之於莽。全昱之於溫。攸緒之於嬰。徒以秉彜之良。不能泯沒。猶未若孚之矯矯自矢也。噫。賢矣。然愚竊疑之。師昭之執政。孚同事魏廷。豈其夙夕以圖篡者乎。惜然。固聞知耶。果忠於魏。則何不遠引而去。革命之際。旣以純臣自許。居然

行。國。封。膺。王。爵。九。十。三。歲。之。年。安。富。尊。榮。抑。何。歟。攸。緒。上。簪。於。女。主。淫。刑。莫。測。然。且。棄。安。平。王。爵。而。隱。於。嵩。山。乎。顧。不。能。也。夫。始。也。見。欺。於。門。內。猶。可。言。也。旣。也。濡。忍。於。爵。祿。不。可。解。也。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交。以。道。接。以。禮。不。可。受。而。受。之。顧。鯁。鯁。焉。念。其。主。人。詔。爲。廉。節。其。誰。信。之。臨。死。之。言。自。托。于。處。士。乎。乎。毋。乃。矯。語。以。自。文。矣。乎。是。故。失。身。於。奸。回。懷。利。以。隱。忍。聖。人。之。所。嫉。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春。秋。之。所。謹。也。且。夫。乎。故。漢。人。也。操。之。篡。敷。天。同。憤。而。乎。固。欲。效。純。臣。而。爲。之。守。節。是。亦。不。可。以。已。乎。尤。可。異。者。操。之。方。死。也。乎。謂。不。曰。大。行。晏。駕。天。下。屬。望。殿。下。奈。何。効。匹。夫。之。孝。又。厲。聲。謂。羣。臣。曰。宜。早。奉。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乎。則。是。漢。系。未。斬。乎。已。奪。而。全。輸。之。魏。而。速。之。篡。也。明。矣。明。悼。后。死。議。書。銘。旌。或。欲。去。姓。書。魏。乎。引。天。皇。大。一。統。之。說。據。春。秋。襄。十。五。年。逆。皇。后。於。齊。不。曰。周。后。姜。氏。以。斷。之。但。尊。稱。皇。后。彰。以。謚。號。然。則。乎。以。曹。氏。父。子。真。應。天。順。人。革。命。其。主。也。亦。大。悖。於。是。非。名。義。之。閑。矣。懿。之。初。不。肯。爲。曹。氏。用。屢。辟。

而後出固竊竊然以曹氏之為漢賊而不欲事之者情也已耽耽然取而代之以為取諸盜賊之手云爾毋傷也然則懿猶知操之為篡而心基之而孚頤不明乎此安在其為賢也哉史氏惡懿之篡而因以取孚之忠亦嘗取當日始末而推究之乎

孚忠於魏人所共知其不忠於漢未有辨之者此文乃秦鏡也

前責其受封不去斷以春秋後訊其忘漢按以本傳特識非苛論也

門人李先春

平帖論上

功名之士節義所不得而繩也管仲魏徵無論已晉

王祥唐杜淹宋范質王溥明劉基楊士奇等皆嘗通

籍前朝附景命而佐新主進而後應時至而後乘要

非懷二心者之所得為日實也吾怪羊祜魏大臣而

又賢者嘗浮湛於高貴鄉公及元帝賜之侯爵不願

為侍臣而求外補乃為司馬氏從事中郎與荀勗同

掌機密以成晉業也何哉初曹爽聘之謂王沈曰委

質事人復何容易然則祜之智知爽之敗魏之亾司

馬氏之興耳。夫大臣而以成敗興亡爲進止也哉。舍中朝而趨霸府。躊躇乎枯苑之際。亦何以爲人臣懷心者。衡也。嗚呼。晉魏之間。篡竊相仍。而君臣之義。幾無復明於人心矣。王祥哭高貴鄉公。衆有慚色。及昭爲晉王。祥不肯拜。然卒爲晉大保。祥媿於陳秦王。經之死。范滂之守義多矣。阮藉爲司馬氏父子從事。尤親昵之。草九錫之文。夫藉一酒徒。何曾荀勗賈充。皆小人。安祐之所不屑爲偶者也。而同比於司馬氏。祐之名德。祥之孝藉之狂。皆世所震稱而不明於節。

義之大。聞是不可以不論。雖然。祐功名之士也。其所以佐命者。亦有未盡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賈充者。小人之尤也。任愷。庚純。因氏。羗之叛。使往鎮。以遠之。朝廷之士。舉相慶幸。迨荀勗爲充謀。請納婚。太子遂不果行。夫勗固充黨。不歸國家之慮者也。祐旣佐命。人臣自襄陽密啓。請充此何爲者哉。且夫大小人之難知也。始或誤信之。而後乃詎。甌於無窮。司馬公於王安石。寇準之於丁謂。張浚之於秦檜。賢者往往不免。而祐於充。則非不知者也。王衍以盛名處大位。

祐預知其敗俗傷化充自成濟抽戈迄爲中朝權貴人咸側目謂祐獨未之知也可乎充之將出劫與馮統恐其失勢故進止相爲護持豈祐之留充而亦以是歟襄陽密啓與夕陽亭語亦何巧爲合而遙相附也哉患在其不附中朝權貴也祐之功莫大于平吳卒之南風入而太后弑太子死五王五胡外內訌而晉事不可爲矣是則爲晉患者不在於吳而在充之一留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故曰其所以佐命者亦不無遺議

筆如鐵畫字挾風霜使君臣大義出處大節炳若

日星矣上其徵

得無定哉論斷古人徒滋後來聚訟耳深文老筆

歸平當卽叔子嗣宗輩應皆心折姪續嚴

以備充一事責祐開千古人眼光識力吳懋叔

羊祜論下

客曰甚矣吾子之重言義而輕言仁也。天之生才與夫士之自命皆有所以用之而非徒一身之節義爲也。管仲不徇子糾，夫子深取焉。蓋徇節之仁小而致治安民之仁大也。羊祜舍魏而事晉，其所就有足多者。仲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子而子以去充爲祜責也哉。吳子曰子謂祜之功足以方仲耶。抑思司馬之事果足以當齊桓否乎。桓公尊王攘夷正而不謫。晉文弗逮焉。後世善托桓文者莫如曹操。操起義兵。

誅叛亂以扶漢室。其始之名義未嘗不足以動天下也。司馬氏以鬼蜮之智而蹈狐鼠之行。曾不足與操比。而况和文乎。司馬既不得比於桓。曾是祐而得比於仲。亦不侔已。且司馬父子所日夜而圖維之者。謂何祐與荀勗同掌機密。造膝而謀者。謂何炎之立。由於充而充之。留由於祐。豈管仲之不能去三子而猶留身後之諫者哉。客曰。祐在襄陽。保境郵民。吳人服而懷之。而邊地無侵擾。決策平吳。而江南免於塗炭。寧是而不足以爲仁乎。吳子曰。否。仁人之於鄰國也。

寇則討之。服則舍之。亂則侮之。德則綏之。忌其賢明。幸其昏虐。仁者不爲也。祐告武帝曰。今不乘孫皓之暴。急取之。使皓死。江南更立賢主。悔之無及。是彼之暴。民之咨也。利之爲併取之機。而豈伐暴救民之謂哉。兩敵並維。大度者猶曰。民之在彼。猶夫其在我也。陳後主無道。隋文帝曰。彼若能改。吾又何求。隋非仁主。然吾以其言可風。馬齊將謀鄭。管仲謂桓公曰。臣聞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亾之。不暇若。總其罪以臨。

之鄭有辭矣。賢者之導其君固如是也。史載石城守數為邊患，祜以詭計間於吳，俾罷去之。然則其所以與吳者皆陰陽設詐之術，而其保境卹民通好陸抗，正如鸞馬之伏而張其距耳。不然夫寧不知人臣無外交而祜不之嫌，朝廷不之忌何也？雖然吾以道衡祜使天下知管仲之仁，雖不足語於王，然要非後世之所托也。祜賢不逮管仲，亦蘇威、李德林之類歟。

古來傳人史不盡綜其實，每為瞞過得此二論具知所警矣。
其駿聲

嵇紹論

司馬昭殺嵇康，後嵇紹仕晉，從惠帝死，蕩陰之難，吳

子曰：紹可謂忠臣矣。非孝子也。禮居父母之仇，寢苦

枕塊，不仕，弗與其大下也。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

仇，夫仇之，六者謂夫比肩敵體，而非有君臣之分者

也。吾有君而臣之，有法以奉之，而安得違之，而安得

仇之？仇之，違之，亂之道也。抑晉非嵇氏君也，晉何以

非君也？曰：為康也。君者則不得為紹也。仇不為康也。

君者則紹之仇也。非君也。何則？康故魏臣也。死又非

罪初鍾會詣康康鍛不爲禮會遂譖於司馬昭呂安
之獄連引及之謂其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夫放蕩亂
教誠有以致禍而昭之暴橫豈其以法服人且夫篡
逆之主弑舊君奸天位卽微父仇要之可以不仕謂
旣已君也大命所集莫可如何王哀非人子乎儀猶
晉司馬也哀也微七辟而卒躬耕教授以死而紹
特以山濤盈虛物理之喻賢侔御缺之薦而甘忘父
仇而事之謂孝乎或者曰康意也故紹諮於濤而後
出是不然人臣於君從義不從令子於父義命之則

從父以爲孝弗義命之則從義以爲孝根於心衡於
道寧遺命之卹而人言之殉乎且夫濤之將選舉康
以自代康作書絕之今讀其文擬仕進爲溝壑相引
爲重仇而教子以十進必不然矣卽教之仕豈逆知
晉之有天下哉臨刑之語謂濤在汝不孤亦計濤之
存卹之耳濤旣招之於生前而復姑息其身後甚矣
濤之始終不知康也足何也濤以晉戚見用奪母喪
爲吏部其不明於君父之人貧臣子之大禮有固然
者惜乎紹之忠賢而遽聽之也然則蕩陰之死不足

以贖愆乎君子特諒其不為利祿而已而揆之義則終不免於訛議焉○隋○定○十○古○吾故謂為人臣為人子不幸當改革之際君父之大仇勢之所無奈何而痛之所無可伸者則有勛跡如哀以無愆於道義而已彼以為時命之推移違節通權皆庸孺之見而不勝乎利祿之私者也唐宰相杜讓能為昭宗所殺其子曉自廢不仕在遠羈之以山濤勸紹為辭而不知紹之事濤之勸正不足法也抑唐之凶曉仕梁為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之難卒為亂兵所賊夫仕唐忘父仕梁又忘

君嗚呼是則紹之罪人也矣

稽紹為晉忠臣人皆知之其不得為孝子鮮有論及者賄出特為拈出大有關係不當作文字觀梅

論如山勸筆如鐵理學名儒之文張子尉

忠孝不能兩全此本俗自寬語聖賢學問豈獨全君父間即左倫烏容缺其一哉是無他惟因時以制宜耳自一代而後知此貧者鮮矣賴此論足以

救世友純中

余於伍員嵇紹兩人君父厚薄間私議最久得此
卓識翻駁無遺令展辨一語不得洵是當代史才

姪繡岩

